

# 書經大全

內閣文庫			
二七三函	一一架	八二冊	漢書類

漢書門			
一一冊	一九架	三八函	八二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82
冊數	11( 4)
函號	273.15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申學士校立書經大全卷之三

五卷書

夏禹有天下之流也昔者九

考

古作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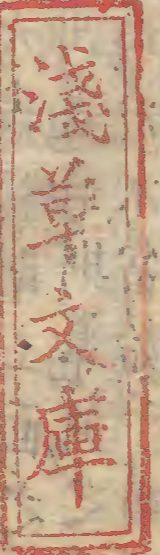
申學士校正書經大全卷之三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



貢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朱子曰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天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却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交為甚交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

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力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縣則只是築壘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書說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此書多句為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林氏曰書有六體錯綜於五十八篇中可意會不可以篇名求先儒增而為十曰貢征歌範亦不足盡不可從也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筐皆在其中○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以貢名篇者治水成功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為主故以貢名○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

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摯貢名籍有大小。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反。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

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究之濟子禮反。河青之海岱。

揚之淮海雍於用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

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胡化反。陽黑水是也。方洪水

橫去聲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去聲

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平聲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

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魯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

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天文訓云

九夫之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

氣為去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

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

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魯氏

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末久矣。洪水堙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分冀東為并。東北為幽。分青之東北為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殷周禮職

方氏有幽弁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孔氏曰奠定也奠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為表識乃疆理大規模○臨川吳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為各州之紀綱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陳氏雅言曰水患未平擇其下流之蔽障者而疏通之區域未辨因其山川之高大者而奠定之皆行其所無事之智也下文九州所載甲賦貢賦之異皆敷土而后其等始分也治水土經歷之處皆刊木而后其功可興也史臣揭此二言於首而一篇之要在是矣

#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北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

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宋子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底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夾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登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一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二重案○唐孔氏曰冀堯都諸州冀為先治水土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後功之法○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撥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堯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三舜分為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莫美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

等州。是其域也。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  
山為塞。即此狄之境。儼統。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  
地。有天下者。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

###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  
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  
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  
口等處。以殺反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  
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  
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

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  
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  
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  
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故此載者  
始有事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  
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漸。既疏  
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  
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淫等。又入渭。此是第  
一重事。論形勢。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  
南方莫大於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  
小者便易致。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流是  
也。混同江。下知所出。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  
海。遼東。東西。指此水而分也。○林氏曰。洪水泛濫。

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未嘗不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常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歷道元字善長后魏人注桑欽水經謂呂梁之石崇竦音河流激盪

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

汾音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

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右諸胡因

為太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

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

州梁岐者非是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后績

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

難易欤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重水患莫甚於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梁

斷天地之性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



闕宜無事也。若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鯨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魏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分水也。會氏曰經始於治之

#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鯨之功。碧梧馬氏曰九州惟冀州所書曰治曰修云者有事之辭也。其餘則皆無事之辭。新安陳氏曰惟冀州有脩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州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鯨之功者。皆曰修家。冀州也。

單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

單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sub>音抗</sub>之西。涑<sub>音水</sub>

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

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

地志漳水一出上黨沾縣。太岳谷。今平定軍樂

平縣少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鄴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汝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漢江南人著水經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汾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礫音伶。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

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案子單懷致功而北。至衡漳。○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 厥土惟白壤

汝兩反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太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扶音。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

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音糞。用麋渴其列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士宜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陳氏太猷曰白言色壤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周禮註釋五澤故水處也。土會以土計貢稅之法。○臨川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上色質辨土之所宜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土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

也。宋子曰：常出者為正，攤出者為錯。在上之入多寡，相較以爲之，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之賦，又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而孟子以爲不善者，雖間有通融，未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孔氏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雜。○問禹貢賦法如何。○潛室陳氏曰：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新安陳氏曰：場面等之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蓄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邦人牧人，管人掌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主歲則止於九賦，斂財亦此意。○臨川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少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為之上上。

恒胡登反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一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沁水。薛氏曰：東流合沁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衡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荒。反。沁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沁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字子然，後漢末人，注尔雅曰：鉅鹿北廣。

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  
逕邢以行鉅鹿之廣河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太  
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音相去  
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固馬遷王橫字平仲  
人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其冀以及枯澤之  
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澤漢志冀  
縣有信澤水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  
故曰信澤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  
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

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  
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  
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  
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  
賦之後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  
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其害小徐洽之也

###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新安陳氏曰

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氏曰  
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服諸夷不貢其必貢欲  
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耳○王氏炎曰

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此兼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反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子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濇易

四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

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

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常昭以為碣石其

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

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

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

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夫河水之行

不得其流故泛濫浸及他處現禹用功初只在冀州及交青徐雍却不甚未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入關陝一派東注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疑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末總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道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

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林氏曰自兖而下入州皆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冀高山大川也鄭漢仲謂禹貢以地名州為萬代地理家成憲○匡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徙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决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末光中又决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

于博川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  
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為一王莽時河  
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休之比而道於相魏之  
南則山澤在河之曠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  
位而與禹貢不合矣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武  
夷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濱  
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廣遠無高山即今兗  
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之地○唐孔氏曰  
據謂跨之距至也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之

###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  
舖音福五曰胡蘇六曰簡繫七曰鈞盤八曰鬲音  
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

簡繫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  
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  
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  
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舖河  
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  
安無棣臨津二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繫河輿地記  
云在臨津鈞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  
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  
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



無棟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  
 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上聲世積傳之語  
 逐得其六歐陽文音民廬陵人輿地記又得其一  
 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  
 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  
 潯沱為徒駭而不知潯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字  
 正臨川人宋初撰寰宇記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  
 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入聲其八流以自廣夫音  
 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

塞而河道果能盡平平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  
 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  
 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  
 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  
 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  
 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文上文言夾右碣石  
 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  
 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作沒今  
 充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

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兩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聲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問齊桓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朱子曰當時葵立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時於人不得私曲防過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諸

亦難憑。○孔氏曰：河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新安陳氏曰：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也。通之耳，非自分之也。

###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唐孔氏曰：洪水

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蓋此乃為澤也。  
○孫氏曰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滌向已為澤  
澤今復舊也

灘音千余會同

灘沮二水名。灘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  
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曰汭音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  
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  
為狙獾音睢則灘水即汭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  
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  
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楚求之於韻沮

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皮列也。二說未詳孰是會

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陽

聖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為喻

王氏炎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陳氏經曰充略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士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去濕

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

之者充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

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

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蘇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

言之。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漢志稱齊人織作水統綉綺。為冠帶衣履天下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

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

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交徐楊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

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

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陳氏

曰交徐楊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亦宜故以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二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交賦最薄。言君天下

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二載。乃同者。交當河下

流之衝。水激而滯。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竭

反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

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二載。然後賦法同於他

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朱子曰。兗州水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年。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欽。○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漕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之。蓋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而後定。其賦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陳氏大猷曰。賦輕重最其當。耳。什一。天下

中正。充賦必第九。則無可疑者。○陳氏雅言曰。洪水之害。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其賦比於八州。為最下也。賦雖在第九。而尤必至。十有三載。然後同於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稱高。而賦為至下也。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也。此可見非聖人責取於民也。

###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承之。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

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宋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雍最寡荆揚最多○呂氏曰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 浮于濟漯 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漢郡名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氏經曰因水入水曰達

###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

慶府奉符縣西北二十里

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距海至遼東皆是舜為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諸郡也。○武夷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亦以其地曠隔故分為營州。今岡南之平蠻等州是也。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一。齊亦得百一。蓋可見矣。古者建侯樹國最為重鎮。大抵齊之地最為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 馮夷既畧

經義集考

嶠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止

反田間即堯典之嶠夷道也

維淄其道

維淄水名地志云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

昌縣東北維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維州昌邑也

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

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

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

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交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維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崇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莫而斥鹵音許慎曰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孔氏

復其斥鹵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士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士弥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繇繇抽海物惟錯錯雜也岱畎絲泉想里公鈇音反金錄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篚壓篚絲篚

鹽斥地所出繇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上声

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

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

也泉麻也恠石恠異之石也林氏曰恠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

非特貢其恠異之石以為玩好去声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

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壓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韻如各中去声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

有此絲以之為繇繇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

蚤音寒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間於貢篚之間蔡氏元雙繇意時貢土物以見未王之意故也蔡氏元雙曰貢物不以精粗為叙而以多寡為叙青州塩居多故叙於先他做此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



地者以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爾雅：縶絲出東萊。○孫氏曰：縶絲出於萊夷。玄縶出於淮夷。縶具出於島夷。故青楊徐叙厥篚於三夷之下。

### 浮于汶 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龍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益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于河者。因於交也。

### 海岱及淮 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至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固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止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一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二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其前與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下形勝也。徐即魯境也。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

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鷙悍自負劉項起於曹沛沛朱全忠以碭山人淮夷徐戎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

###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道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峯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音不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

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沂有濰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賅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沐音術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

沂音尼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

海州朐音餉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林氏曰蒙山

奄有龜蒙羽山即鯨處○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久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 大野既豬

朱音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

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

水至乘去聲氏縣分為二南為荷音柯北為濟酈道元

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

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

道沐泗比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

都西南亦有太野陂或皆太野之地也魯氏曰戰

兖州其澤數曰太野太野濟水之所絕則禹之特蓋在徐之西交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兖

### 東原底平

低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

多水患音朔徙其城咸平中文徙城於東南則其

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

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匡氏炎曰大野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洽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

土粘音曰埴埴膩也。黏泥聲如脂之膩也。周有埴埴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為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埴可埴也。漸進長上聲也。如易所謂木漸言

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玄雅翟。陽音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音蠙珠音暨魚。厥篚音玄纈音高音老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音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雒音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

國中其墳

以醉反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音土離

中央豐

與豐同

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

土苞以黃土

子余反

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

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

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聲旌旌者也染人

見周禮

天官

之職秋染夏

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

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

魯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

羽者以此欵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

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

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

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

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

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

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

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直畧反者也今下

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

魯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聲而後貢也。淮夷准之夷也。蠙蚌反之  
 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  
 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  
 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  
 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  
 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縞皆繒也。禮  
 曰。及期基音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  
 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  
 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

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  
 緯曰織。織也。縞也。皆去文。即吉之所服也。林氏曰  
桐以向  
 曰。孤生者為良。猶言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宜  
 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  
 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  
 也。○孔氏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陳氏大猷曰。  
 石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  
 良。今海濱亦有浮石。○新安胡氏曰。玄織縞。二色  
 繒也。端取其正。謂土服衣。袂二尺二寸。屬幅。廣袤  
 等也。○陳氏雅言曰。七州之貢。各執其物。而不詳  
 其地者。一州之所出。皆可為貢也。獨徐之貢。夏翟  
 而必曰羽畎。孤桐而必曰嶧陽。浮磬而必曰泗濱。  
 珠魚而必曰淮夷。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惟此地  
 之所產為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蓋天下  
 之地。各有所宜。而天下之產。各有所善。八州之貢。  
 皆是下獻其上。所有於上。而非上之所責取。作書

者每州謹而識之。以明彼之所首者。此之所無宜也。而於此謹之尤至。以見地利之美。材物之良。此之所善。彼之所否。即孔子先簿正祭。聖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之意也。

###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汝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 淮海惟揚州

###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子曰此二州是其所經歷。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明于上。底故也。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著了。武夷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澤必匯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至南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

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漢水

### 陽鳥攸居

カキカキ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群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太戴禮記鴈北鄉音向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

遂其性也

陳氏經曰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

唐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所謂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 三江既入

ミツノエ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音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漢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



合流又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必列之說禹之治水本為去聲民去上聲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音異以惑入故併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楊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音踈鑿者雖不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音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宋子曰三江之說多不同董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漢江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楊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二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楊間地理是五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會見耳○新安陳氏曰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常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皆不必取既入海也○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萊澤後埋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有三江而後或合為一乎脚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若捨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

# 震澤底定

舊則雜也

震澤大湖也。周職方，揚州，數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新安陳氏國語大湖即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職方曰：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義不同。

篠音待蕩音反既敷厥草，惟天音駢厥木，惟喬音多厥土。

# 惟塗泥

篠箭竹，蕩太竹。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敷布也。水去

竹已布生也。少長並上曰天喬，高也。塗泥，水泉濕

也。下地多水，其土淖音好。教反。○王氏炎曰：少長曰

猶言南有喬木，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生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楊之塗泥，惟言沮茹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檟，絲則可知矣。揚言之而荆亦不言，然貢有拂幹等，亦可知矣。蓋充青相同，荆揚為一。惟徐漸包為異耳。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音是錯音力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

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

變文言下上上錯也。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北方地方之厚也。○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脩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玉石名。詩云。何以舟之。惟玉及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玉石名。詩云。何以舟之。惟玉及

瑤琨。詠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籜也。

之材中去聲下於矢之筈音。簠之材中於樂之管。

蕩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周禮注。盛象有

齒犀兕。音死。似牛角。青色。重千斤。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榱梓

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申羽毛可以為旌。旄木

可以備棟宇器械。下介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

夷。卉。草也。葛。越草布也。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

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

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

篚。烏。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命而後



一水實未嘗通流也

#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

見音現十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為至

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

此山而猶包其南也宋子曰禹治水時想亦不曾

國不成一皆到往往是彼官屬去彼相視其山

山川多與今地面所有不同○魯氏曰有兩荆

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此荆

山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漢志此荆山在南郡

今襄陽府臨沮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相南縣北

距荆山南及衡陽為荆州即今湖南湖北之地也

今江西亦半屬荆州○武夷熊氏曰荆州之地亦

廣比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即越之南徼也越雖

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

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兩浙

為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於江南者當

以南陽為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吳西接巴南控

蠻與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凡

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後可

#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填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

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宋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王氏炎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音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

箇。巨隕反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畧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

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漢注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漢注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漢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蓋以明矣

新安陳氏曰江漢朝

宗于海即經曰九江孔殷漢注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為九道者其非明矣蓋以漢注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呼為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不以今水蓋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九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

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沔若

潛水則未有見也王氏炎曰沔水在入江陵府枝江縣上入謂枝江為百里洲夾謂之下沔隋志南都松滋縣有沔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沔沔既前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

雲土夢 夢平去 作又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夢則為一別而言夢則二澤也雲土

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楊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二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柤楛柏

羽公手羽共手羽多羽友 三品杞柤 友 柤音 楛音 柏音



礪音利砥音紙 砮音奴 丹音丹 惟音惟 箛音箛 籥音籥 格音格 三邦底貢厥  
 名音名 匭音匭 菁音菁 茅音茅 厥音厥 篚音篚 玄纁音玄 璣音璣 組音組 九江納音九  
 錫音錫 太龜音太

荆之貢與揚州太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楊所產不魚復劣矣柎栝栝二木名也柎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栝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麤為名

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卅砂也箛籥竹名格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見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詩廉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箛籥不能過也則箛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符栝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箛籥格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  
 物也。孔氏謂菁以為筮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  
 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  
 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太龜尺有二寸所  
 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  
 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  
 也。曾氏曰。楊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  
 此也。周禮菁茅。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  
 茅纁去其滓也。○鄭氏曰。染纁者。二入而成。又再染  
 以黑。則為緗。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緗緇之  
 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美  
 故貢之。○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史記龜策傳云。龜  
 千歲滿尺二十寸。○臨川吳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  
 寶。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  
 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  
 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子曰。不徑浮  
 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  
 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王氏曰。江沱潛漢均與  
 後由洛可至南河。故曰逾。皆水道不  
 通。遵陸而後能達也。逾于河同義。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問周公定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變殊何以云各五千里宋子同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武庚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在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臺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為河南府號如鄭汝來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

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勉音池之間。今澗池縣東  
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  
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  
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  
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  
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  
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ノミツ波ノミツ既ニ豬ノミツ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

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  
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  
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  
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  
道元曰。禹塞淮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  
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  
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  
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澁音爾雅云。水自

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音卓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一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下  
水者，非也。

導滄音柯澤被孟豬音女

滄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滄山，故名其澤為滄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音淵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滄水出東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

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滄水衍溢，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盧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音疎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曰壤則

沃墳壚則為瘠。○顏氏臨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十等也。臨川吳氏曰：田中上，第四

等賦錯上中第一等而間或第一等也蓋冀賦第一  
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為第二而升豫為上上豫  
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為第一而降冀為上中

歷貢磬漆象絺紵音厥篚織纊音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  
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  
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  
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  
但言貢象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  
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

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  
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

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  
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孔氏曰織纊細綿

徐之玄纈縞則織為縞此之織纊則當為細孔氏說  
是○爾川吳氏曰凡錫者非常貢故於末特言之  
龜非貢物故言細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  
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

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大華

見導山黑水見導水曾氏曰華山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

州武夷熊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閉塞始通恐止言全

牛一道取下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為天下要脊世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擇牧守最難其人不可不重慎也

後世為巴蜀王氏曰今四川地也

今四川地也

岷嶓音波既藝

岷嶓一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音箋氏

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

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

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

其第十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道縣漾

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二泉縣也蓋

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

滌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

滌水或泥溢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  
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即皮縣  
江沱在東西入大江即縣今成都府即縣也又地  
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  
永康軍漢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蕩渠縣潛  
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颺道九謂宕  
渠縣有太穴潛水入焉通四壁山下西南潛出南

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瀟谷水出西南入

瀟瀟音安陽縣今洋州貞符縣也○又按梁州乃

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漢江也嶓之藝漢漾

也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

於是而見陳氏曰沱潛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

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則江漢  
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



### 和夷底績

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  
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崖水脉漂疾。  
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  
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  
旅祭也。  
陳氏大猷曰 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土大  
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 旅獨於  
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  
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  
復以九山刊旅總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故

### 厥土青黎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  
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  
川水自蠻界羅岷州東西。未逕蒙山。所謂青衣水  
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音恒屬縣東南。過很  
武陵郡。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  
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覃懷原隰。既皆  
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曰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

黎黑也

孔氏曰沃壤也。臨川吳氏曰土不言負不也

#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者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去声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十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等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十等

百官志卷之三 四十七

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等九等也。當時必有條自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臨川吳氏曰田下上第七等賦第七則降楊於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充於下中而梁為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者磬熊羆熊音狐狸狸音織皮

璆玉磬鐵系鐵也鏤剛鐵可以刺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

百官志卷之三 四十七

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居例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音ト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扁軒郭氏曰漢志犍為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郡正梁州之境是梁州之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為貢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

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天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梁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折支渠。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巖

孤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孔氏曰。漢上曰沔。

### 累木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王冀

都而言也。王氏炎曰。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武夷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

之三輔。皆此焉。委故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澤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為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為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以為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及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秦夏河西五郡。為塞地。乃可爾。又嘗考

之古今方地志雍州之地即無黑水所謂導黑水至  
干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博望郡則今瓜州也曷  
嘗有黑水險諸山以至於南海北若以河源崑  
崙推之崑崙山者以西人迹所未到其東中一  
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  
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  
勾奴右臂者以其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

###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  
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  
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亦郡刪丹縣薛氏曰  
弱水出吐谷渾胡昆反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

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  
水西行至菟園音階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  
涿邪音耶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  
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  
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去聲以弱水為在  
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  
百餘白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  
荒而導其流也其說非是程氏曰弱水初必窮  
過而東既導之西則

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涇屬渭汭音

涇渭汭。二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音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音亦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岍縣。茲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

涇。今隴州汧音源縣。茲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

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

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新安陳氏曰孔云。水北曰汭。一云。水曲曰汭。又山口曰汭。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又如

洛汭。東方通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

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  
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  
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  
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函之  
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  
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  
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風音

澧水地志作豐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  
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  
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  
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蘇氏曰澧渭  
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  
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  
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  
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

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音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

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叙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鰲備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徕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



為猶姓豈其遺種上欽 歸軒邨氏曰按後漢西羌

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

煌縣東南山有二峯故曰三危○武夷熊氏曰首

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呂氏曰三

苗有罪自當寬遂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

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

授之四裔若絕之者非罪人之心也

###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

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新安陳氏曰土黃

壤最貴故雍田上

###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上塗泥最下故楊田下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王氏

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為畝直一金田上上可知

○唐孔氏曰此州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

州升之極故云人功倍此

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

###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

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

瑚屬也 孫氏曰貢非一類物者

###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羗中今鄯州龍  
 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  
 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  
 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  
 言渭汭不言河者豈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  
 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字和叔鄭州人奏  
 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  
 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去聲李復字履中聞人  
 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樂州

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險  
 窄側音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  
 十里方再合逆溜力救反水淺灘磧音迹不勝平聲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  
 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  
 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  
 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武夷 熊氏

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於西河。以至帝都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疎鳩反

西戎即叙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羗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楊三州皆來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

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

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武夷熊氏曰。崑崙唐畫之。為吐蕃界。析支

即今陰山河南等處。歸軒卽氏曰。按西羌傳。羌地在金城郡河關縣之西南。濱於賜支。至平河首。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導岍音牽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音恒

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沂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沂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

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傳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

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監音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音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音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析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音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研岐跨河而為是

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研及岐至於荆山荆山之跡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

荆山地脉却来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道山有二說或以為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為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隨山以治水故以道言如止於相其山勢何道之有山之有脉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二說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林氏曰禹本道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新安陳氏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礪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

條蟠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岍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蟠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

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太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

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  
 穎川郡宗高縣有密音崇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  
 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  
 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  
 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  
 言導者蒙導研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孔氏曰西傾朱圍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二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小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列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

道藩家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必別反

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之土故西傾不言道其文蒙於導岍也岷嶓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言道其文蒙於嶓家也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  
 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  
 陽府南漳縣也内方大別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  
 古文以為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  
 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

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孔氏曰漾水出番冢在梁州經荆山漢水所經山荆山在荆州内方大別皆荆州

###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

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庫音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道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



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揚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音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於岷山不言道者家道音蟠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問岷山之  
朱子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

為福建一廣○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總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或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過九江至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更不通○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林氏曰岷山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東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潞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陳氏曰禹之道山雖白因而治衆水大槩岷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潁所經蟠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

江水所經也。○安陳氏曰：導山之後，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詔是獨岍岐入海節，辭猶未備。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為下文導河積石，導流水一條，又各言入于海數，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階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數。

###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羗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

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宋子曰：合黎之西，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導水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為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所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

也。合黎流沙。不可意度。○林氏曰禹惟先决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灋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岷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各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别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及道水也。

###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捷音乾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音二河曰麗水曰彌若音眉江皆入于南海其

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太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水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之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

漬音顛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漬，音隨時其地古  
 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  
 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澤名則其水之黑似  
 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  
 宕昌不遠。宕昌即二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  
 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朱子曰：黑水從  
 雍梁西界入南  
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弱水黑水流，水言道而不  
 著其地，未詳。○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  
 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濁黑，且南流。天地之  
 間有常有變，不可以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音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海。  
底音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冀山  
 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  
 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  
 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音縣之  
 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

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脩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澤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

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洛瀆自唐具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比。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  
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  
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  
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  
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  
相連河源淺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  
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一說  
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二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

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  
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  
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  
北過泮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  
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  
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  
故決藹流移水陸變遷而泮水大陸九河逆河皆  
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

迹則尤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  
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  
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  
愿所築東受降声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  
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  
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  
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  
舊修闢去其齒齧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  
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

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  
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宋子曰釋水云河千  
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十里然後至龍門  
而為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  
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  
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為四瀆宗其發源西北  
始折而北流為東河至兖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  
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為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  
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程氏曰洛水至洛  
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  
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  
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自洛汭以  
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  
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  
有徒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

不知舊山之不隴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顧氏曰。河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迎八而後入海。○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絕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末。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輿潒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潒。川天。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澗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温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新安陳氏

曰方氏丹於身經目觀。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音水

過三潁至干大別必列南入于江東匯音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蟠冢山東

至武都常璩音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

所謂蟠冢道漾者。其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泉始



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岷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岷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州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滄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滄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泚楚嫁反水疑即三滄之一然據左傳滄溘遂溘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

別見漢山入江在今漢陽宜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競信微撫吉潁音緝南安建昌臨江袁鈞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緒而為澤

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  
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  
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  
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  
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  
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  
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  
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  
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

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  
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原淺每歲四五  
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  
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  
之文然采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  
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  
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  
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匯則地偏水急  
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

水經注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  
 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  
 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  
 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流而不知彭蠡之源為  
 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  
 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因說禹貢梁子曰此最難  
 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處  
 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  
 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為大江兩江下水相承故  
 江西水出不停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  
 少路今言漢水過二塗去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何如去強解釋得蓋禹當  
 時只沿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

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  
 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  
 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禮音過九

江至于東陵東也以音北會為淮東為中江

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  
 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  
 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

文九江澧水既與音預其二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

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

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宋子曰禹治江不見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地

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更用工夫如

何載浮恁畧○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過三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

為是既出于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

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

是不為也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

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

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

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既

合而世為語法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

以當之說敷淺源則但以漢歷陽縣之傳易山

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

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

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

汧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

長短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

書經大全

夏書卷三

七十四

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弥漫數十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逼。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是淤漫數十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以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一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比。何以識

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文新輩。但欲較其毫分於菡頰間。以為名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灑。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亦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三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今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

書經大入  
夏書卷三  
二

而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愚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總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折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于今之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為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脉。又特為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而

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焉者。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皆憤懣。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口知其謬。而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蓋之。其巧愈甚。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不敢信。惟國初胡秘監暨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既精博。而莆田鄭樵漢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行文。亦為得之。予既目覩彭蠡有源。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而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料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

方為其險阻。預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管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者。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道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二澧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溪原者。言道岷陽之山。而道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溪原也。是道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始余讀禹貢。即有所疑。於此數條。復見鄭渙所論。以東為北江。入于海者。為衍文。初無意其有理。既而思之。去其所謂北江者。則下文之中江者。無所措矣。晚以蒙恩。假守二年。於彭蠡之上。乃得究觀其山川地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也。至於以九

江為洞庭。則惟近世昇以道之說為然。昇氏則本於胡秘監之說也。細以地理遠近之勢度之。宜從二公為是。

道流音尹水東流為濟子禮入于河溢為滎互局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

汶又北東入于海

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

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

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

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立地陶立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於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

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



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漢  
流條列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  
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  
注顯伏南曹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  
于栢崖之灣而至干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  
北折而西也悍音旱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  
上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  
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各之曰趵突之泉

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  
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  
而北則謂之灤音洛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  
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  
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  
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矣獨於滎澤疑其與  
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九發地  
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  
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

臍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  
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  
考耳新安陳氏曰方氏回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  
出河北温縣者今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  
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水  
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漿然其性勁實能動絕大  
河中而出為漿也程泰之謂溢為漿非濟溢辨之  
者以河濁漿清証其非留矣今大河改而南流而  
古大河遂為枯樂濟之貫河其迹顯然泰之之非  
不辨而明矣

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

道之耳桐栢見道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  
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  
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  
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性  
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  
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道之耳新安陳氏曰  
澧涇漆沮皆

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流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注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往流言於此也

道落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名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

山禹只自熊耳道之耳○按經言嶓冢道漾岷山

道近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

而後言水也言道河積石道淮自桐柏道渭自鳥

鼠同穴道落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

道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

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

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

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太

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

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

立言之法也王氏炎曰九道川皆決而委之於海

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道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

亦四瀆也。故先言汶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

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滌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音茶。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條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

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吳氏曰：水平而復疏濬。其源為經及計也。○林

氏曰：九州辨之悉心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道。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叙於九州之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二壤

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

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  
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太司徒以土宜  
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  
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  
等如周太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  
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  
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復齋董氏曰九疇先  
治則六府皆理○呂氏曰底慎其心也則壤其迹  
也本末皆備○林氏曰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即前

九等之田二等言其畧九等言其詳也○陳氏六  
賦曰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  
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充雍故以此四隩既宅  
總之旅山惟見於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總之各  
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  
川九澤之條總之上雖各載連河之道而四方  
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  
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法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壙之  
復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  
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  
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

#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

錫土姓者言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

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音クニ之土而命之氏者也林氏曰水土既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郟賜姓姬有壬有社昔固有其矣至是徧錫之

祗台音カ德先不距朕行去声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

能違越我之所行也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屬首言指台朕為堯舜非姒意也

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敬德以先之而莫敢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叙之意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音クニ

二百里納結音クニ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禾本全曰總刈音クニ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音クニ皮曰

結謂之服者二百里內去王畿最近非惟納總銍

結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結言多者總前

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

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朱子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獨成五服之事服之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孔氏曰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禾藁曰總供祠國馬○唐孔氏曰銍鎌也用以刈故以銍表禾穗結言服舉中以明

上下侯服以外貢不入穀甸主治田故服名甸○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上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新安陳氏曰或謂服如國服之服他有服役不但輸將或又謂結只納藁以此二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藁而服輸將之役也○碧梧馬氏曰結服之服先儒多以服字就結字上解結藁也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空藁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又納藁又服輸將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傳摘出服字以為總前一者言之為通蓋孔氏亦以此明主下服並皆有所納之役矣第孔氏說以服字貫總銍粟米言之文勢為疑爾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朱子曰第一之百里為男爵之國○二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此○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

在其

五百里綏服二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

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二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



為二等也

陳氏大猷曰緩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外。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音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用。至重貴有取律之難。緩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音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緩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

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  
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  
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  
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  
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  
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  
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  
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

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二千里先儒皆疑  
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  
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  
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  
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  
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  
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  
禮法易而已蠻慢也其  
於夷矣○〔林氏曰〕記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對  
而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皆可通如四夷來王  
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拘東夷南蠻之名夷易  
蠻慢之訓其或然歟○〔馬氏曰〕甸服緩為中國要

書經卷之三  
夏書卷之三  
八十一

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曾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藩服即禹之荒服也○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而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主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

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於上流，以濬其源。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水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為太，水患惟河惟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充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充，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之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北，始於河治，永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化之感化。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懷之心。

禹貢卷之三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至而高之，漸如水之漸清，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集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冀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所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士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式。○董氏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彌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

其誓

其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音戶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忌也。誓師于其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又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故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音善。故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徒各反之見耳。左傳昭公元年。

趙孟曰。虞有二苗。夏有觀扈。商有桀西典反。

邛周有徐奄音掩。則有扈亦二苗徐奄之類也。

新安陳氏曰。禹征苗已。有誓專書。書一節。則自此始。可觀世變矣。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夫聲。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夫聲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三 禮制 九十一

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  
 啟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其則有扈之  
 怙音強音稔音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  
 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  
 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天子曰六卿非自家  
 宰至司空之六卿也  
周禮卿大夫每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  
 卿也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家宰亦屬於  
 司馬知其非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固見有扈之  
 不臣亦可見啟  
 之尚能為君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  
 六軍者皆是也季氏曰虞書三凶咨其後變為嗟爾  
 征嗟予有衆湯誥嗟爾萬方有衆  
 是皆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孫曰五行行而殄死况於  
 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  
 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

正朔。虐下背風音上獲罪于天。天用勅絕其命。今我  
 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  
 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三正朔也。子丑  
 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孔氏曰自此至篇終皆  
 皆五常之道。拂生長歛藏之宜。皆感悔五行也。  
馬氏曰建子丑寅三正也。林氏曰商方有改正  
朔事。夏以前未有也。夏氏曰董仲舒謂舜絕  
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以前事乎。新安  
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  
皆建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蔡氏以暴殄天  
物。為感悔五行。是備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鳥之  
氏。燕以氣行於天之  
 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  
 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  
 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  
 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  
 射。以敢之。善者。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是車右主

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逆過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  
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戮。

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被  
弗社，鼙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  
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

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罔戮于社，罔戮于祖也。罔戮與上戮字  
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  
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  
赴功也。或曰：戮辱也。罔戮猶秋官司厲，罔戮男子，以  
為罪隸之辱。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罔戮耳。  
古者罰弗及嗣，罔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  
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平一戮而二  
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罔戮者，非常刑也。  
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蓋庚遷都



尚有剝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故之誓師豈為過

新安陳氏曰恭行天之罰一言與汝不恭命之  
威侮怠棄不恭故也啓之行天罰以恭為本我恭  
天之命左右御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其恭命  
者也不用命而戮其不恭命者也賞與戮不敢  
自專必行之於祖與社皆致其恭也恭敬者百聖  
相傳之心法故之恭敬之心即禹祗承之心也故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於此亦可見云○吳氏洙曰  
其誓一篇僅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  
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  
精粗本末不廢故雖承禹傳道之後而于戈行陣  
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一傳至仲康而亂征  
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旅官名制度乃知明  
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貞至言於  
○董氏昂曰以故之賢繼禹之道而有扈小臣敢  
於抗天子勇於拒王師史官作書曰大戰于其所

以深著有扈之罪也於此而不聲罪致討則亂臣  
賊子何所懼哉以此知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也  
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矣世固有蒙  
祖父之烈虐用其民而顧自信人之不叛已者呼  
奚可哉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敬承繼  
禹之道者莫若啟猶有扈氏之亂况不如禹故  
父子者乎呼萬世可以監矣抑愚又有感焉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  
事宜啟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  
而誓與會群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二正  
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  
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  
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  
以兵落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  
豫用之以節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 五子之歌

書經大卷一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

義今文無古文有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

遊田便子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為人君可少肆乎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新安陳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

戒其德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

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

書經大全 夏書三卷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

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豈彼

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

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密王世充何所因

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

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且少康以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イニタリク

咸怨述太禹之戒以作歌テ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音盤之怨親親也小弁

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疎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

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秋鬱悒慷慨感厲情

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

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

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

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

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賦觀不當以書觀五子

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述禹啟民之制一章  
然取亡之道二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  
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於己其情極矣欲觀  
詩者當先觀書觀舜臯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  
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陳氏大猷曰五章  
俯仰節奏悲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祥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  
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

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  
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  
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  
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五  
歌節奏有序若  
出於一意者五子相與共為此歌未必一歌必出  
一子而循以長之序為之也否則出於夏史潮色  
次第第○陳氏雅言曰君民以勢而言則若下而  
不相近以理而言則可近而不可下也蓋民之所  
以可近而不可下者以民為國之本民安則國亦  
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哉舜臯禹曰可畏  
非民又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大禹  
垂訓之言其得於授受之言也欽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矣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

索之馭御音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入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  
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  
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  
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駕朽索固非可以  
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  
不敬手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

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陳氏大猷曰失至於此不  
望其復改矣頌復之也

民怨之蓄必深矣林氏曰朽索馭六馬猶晉人  
作危語言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駟天子車六馬服  
駟之旁加兩駟也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在  
駟外為駟○陳氏經曰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  
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以見不康失邦由失民心失  
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

嗜音峻字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  
者迷亂之謂其咄咄皆無厭平也峻高大也字棟宇

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林氏曰〕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之於身國必亡與此同意。而古今亂亡之覺靡不由之。禦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勸實原乎此意者太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入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席右。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董氏與曰〕聖人言善惡成敗。酒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其物食之殺人。其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太康之謂然。禹之訓色荒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而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

如此。此。禹。訓。之。嚴。太。康。雖。不。悟。然。後。之。為。君。者。有。所。警。焉。所。以。四。百。年。而。後。有。桀。于。有。餘。生。而。後。有。紂。不。然。如。太。康。者。豈。若。是。疎。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

〔林氏曰〕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之於身國必亡與此同意。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

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音彼天常一語。  
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陳氏大猷曰  
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道者君天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明明而文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  
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闕通

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二十斤為鈞與石五權  
之最重者也闕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闕之意和  
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忤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  
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  
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  
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柰何太  
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  
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

書經卷之六 虞書 皋陶謨 第三十一

也故以鈞石言也殺齋沈氏曰經常無諱是之謂

齊氏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為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為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者則曰物則言其理之自然者則曰天則○新安陳氏曰闕通和乎互文取法之典器本未備具為子孫慮遠矣詳矣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鬱陶予予心顏厚有忸怩弗

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

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

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

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

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蘇氏曰曷歸者太

康也五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仇予之於兄弟榮辱一休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親愛之至情也○施氏曰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親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取小弁其意一也○陳氏大猷曰五子不處以罪而曰萬姓仇予不處以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處以太康而惟自然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



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柰何不敬終之曰  
弗慎厥德以是終始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  
勝忘者古忌勝敬者戒

#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  
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  
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  
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  
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  
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

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  
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  
為羲和貳於羿也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  
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  
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  
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  
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  
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  
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

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舉王命祖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大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去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

相去聲下同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

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

自代即音底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

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

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聲使仲康盡失其權

則羿之篡篡豈待相而後敢耶羲和氏夏合為

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音公卿如禹禋伯  
 夷謂之后也問東坡疑胤征朱子曰袁道潔改得  
 疑義和是個曆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  
 為一官至周不復稱義和而為馮相保章氏隸於  
 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  
 乎小祝之間王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  
 息齋余氏曰傳云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  
 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其曰始即位以肇位言  
 也其曰次年則不復著其所據後又引唐志曰日  
 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當何所折衷與今按經世  
 書以征義和為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  
 古者逾年改元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謀訓明徵定保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訓謨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  
 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脩  
 省悉井反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  
 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  
 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  
 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食者君弱臣強之象

書經大卷三 夏書三卷 百五

后昇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罪而不言

是可赦乎。王氏曰：使義和守常憲以脩輔。則仲康

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

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

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有教誨也。工百工也。

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

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

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

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張氏曰：相規。規君也。左

宣王上。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於州鳩。諫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

書經大卷三 夏書三卷 百六

集于房音 奏鼓音 嗇音 夫馳音 庶人走音 義和

尸厥音 官罔聞知音 昏迷于天象音 以于先王音

之誅音 政典曰音 先時者殺音 無赦音 不及時者殺音

無赦音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音 畔官則亂其所治之音  
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音 倣始擾亂也音 天紀即洪音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音 蓋自堯舜命義和音

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音  
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音 遐遠也音 遠棄其所司之事音  
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音 集漢書作輯音  
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音  
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音 瞽樂官以其音  
無目而審於音也音 奏進也音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音  
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音 今季音  
秋而行此禮也音 禮與周異也音 嗇夫小臣也音 漢有上音  
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序音

矢畜夫度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畜夫度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宋子曰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掩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夫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之衰不使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問月食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毫相差在月為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孔氏曰政典若周官大司馬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

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聲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樓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

與維新

泉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

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拜為惡者也。徹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拜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薛氏曰。殲。渠魁義也。王者之師。○新安陳氏曰。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拜。勢既味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拜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櫛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與師誓衆。如臨大敵。批。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士。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

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董氏昂曰。太康失。

下。後。望。新政之日也。羲和天官。所主曆象。而乃沈亂於酒。畔官。南。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至於日食。大變。尚。罔。聞。知。此。而。不。誅。何。以。責。其。餘。哉。亂。侯。之。征。所。不。能。免。也。段。承。王。命。徂。征。伐。自。天。子。出。也。曰。于。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曰。以。不。有。象。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蒞。政。之。始。命。將。出。師。而。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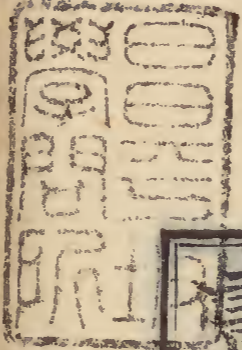
經大上

其書三卷



侯之誓 如此則大本正 大權立 而大好懼矣 其奈  
嗣祖考也 宜然 義和在堯時 為四子 既總於丁  
人有言 于朝有邑 于野 酒酒失職 黜之 可矣 何至  
上煩王師之征 無亦棄厥司 荒厥邑 群飲凶酌 不  
可教誨 故一語汗不然 耶 其日 職厥渠 魁齊徒 罔治  
舊染 汙俗 咸與維新 則脅畏 以拒命 染惡 以成風  
已非一旦 傳謂 取羿為惡 特隱其叛逆 而不言者  
豈不當哉

書經大全三卷終



慶應五年

